

# 红礁石

周刊

## 诗词赋

### 站在浮山之上(外二首)

吴宗泉

站在浮山上,忽然觉得展开了翅膀  
拍打出岛城疫情过后的景象  
甚至,我想用能用的所有词汇  
刻意加上去识别的符号、文字方向

比如枯草旁边,那是有水的地方  
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抹念想  
比如山泉,还是那样潺潺  
用石球石林碾作岁月与扇风的交响

风可以燃烧,可以混入黏土  
也可做成各式各样好看的形状  
或者旋起一个个石头的灶台  
让银杏树熊熊燃烧,信马由缰

其实,我上山不在山上  
只是思想站在峰巅,拥抱暖阳  
可以南望大海,东瞰峭顶  
就如画在陶片上的雕塑、雕像

浮山,你闪烁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闪烁着渴望生存,追逐永恒的光芒  
以至于让我这些并不饱满的诗句  
在这个冬季匍匐、跳跃,激情绽放……

### 寒意渐近

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  
朔风不会减少,今夜鸣响  
可能还会迎来一场酿酒的霜雪  
于是,芦荻又多了些白花绽放  
让心灵穿过松树颂声回响

寒意渐近,静静打坐  
将会倾尽一生,用数帘微凉  
等待风与物前来祷告  
无数花瓣的温柔  
复原着渐已忘却的事件和时光

冬的永恒命题就是宽宥  
放缓脚步,交出枝杈交错的远方  
留下晨光捧出的呓语  
在苍茫中掀起阵阵辽阔,意象  
以及雪屑和弦月,浅吟轻唱

### 故乡的大雪

昨夜,梦中的大雪下了一整夜  
让喜欢沉默村庄再次沉默  
北风踱步,悄悄藏进屋后的草垛  
释放压抑了很久的情绪,只唧唧一下  
我便听见山谷的回响、雪里的传说

木柴新劈的树枝,围炉煮酒的清香  
都是我最深的表白,沸腾的热血  
这些年,我与它远如天涯  
或许是命运,相逢总是被一场梦搅乱  
举樽邀雪,却只能就此别过

雪和雪,封存了所有故事  
轻描淡写外,听掉落的松果细细啜嗅  
忍不住起身,去捧久违的一帧静美  
捂着各种心事,独唱归去来兮  
飘流,将时代所有的借口轻轻弹播

如今有些东西消失。贫乏的记忆里  
我骨髓深处,还是念念不忘故乡的大雪

## 呼唤

刘元朋

少年站在大石桥,看水上来来往往  
少年面朝西,紧盯着小河弯弯  
大石桥、小石桥、漫水桥、小济桥……  
传说中的十座桥,少年数不完整  
村庄最年老的智者也模糊了记忆  
明洪武年间的传奇在岁月里静静演绎  
少年追逐着梦魇,也被梦魇追逐  
少年面临着小河,小河也面临着少年  
蟋蟀呼唤着秋天,断雁呼唤着朔风  
柔荑抱着忧伤,在小河深秋的堤岸呐喊  
宣告着世界的如火如荼和世态炎凉  
牵牛花,在唱着红歌,呼唤百花齐放  
轻柔的炊烟袅袅上升,氤氲里  
是母亲呼唤少年回家吃饭的焦虑  
泉子崖的坟茔里埋葬着少年尊重的慈祥  
呼唤那个陷于迷途的少年魂兮归来  
黑暗中,少年吹着口哨,为自己打气  
壮胆,呼唤战胜恐惧的勇气,呼唤明天  
这些年,少年到过很多地方,走过辽阔和疲惫  
有一个声音,始终呼唤着一个叫做老家的地方  
一条叫做南河的小河,一个叫做大石桥的村庄

## 忆往昔

周日,和老伴一起到公园走走。白玉兰绽开了笑脸,与金黄色的连翘妆扮着阳春。袅袅垂柳露出了点点嫩绿。“几处早莺争暖树”,草地上几个孩子在放飞着风筝,嘻嘻哈哈,乐得不轻。

一个老翁推着一辆车,在我们前面缓缓地行走着,不时停下来,指指点点,然后俯下身子与坐在车里的人说着什么。走近了,我看推车的老人一头银发,年龄能比我大几岁,嘴角上翘,眉眼舒展,满脸安详慈爱,精气神还不错,乐呵呵的模样。车里坐着的是一位老妇人。看起来很是瘦弱,穿得厚实,头上严严实实扣着一顶灰色毛线帽子,戴着大口罩,看来挺怕冷。

“老哥,您好啊!这是推着嫂子出来逛逛啊。”“是啊,是啊,今天阳光这么好,陪着老伴出来看看春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们这也是啊。”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对古稀老人这就算是认识了,亲热地聊了起来,好像老朋友一样。

我仔细看了看老人推的车子,不是轮椅,好像是一辆大号童车。遮阳棚拆掉了,紫红色的靠背厚实,车前一圈护栏上,也缠上了软绵绵的咖啡色绒布,脚踏板还按上了一块白色塑料板。“老哥,你这车子很有特点啊!”“哈哈,怎么样?这车哪里也买不到的吧。老伴腿不好使唤了,走动不灵便,让她坐轮椅吧,她嫌弃不吉利也不好看,给我孙子买的童车一直也用不上,我就改装了一下,推着老伴还挺合适的。老人说着流露出一种很有成就感的神情。”“好,好!”我连声赞叹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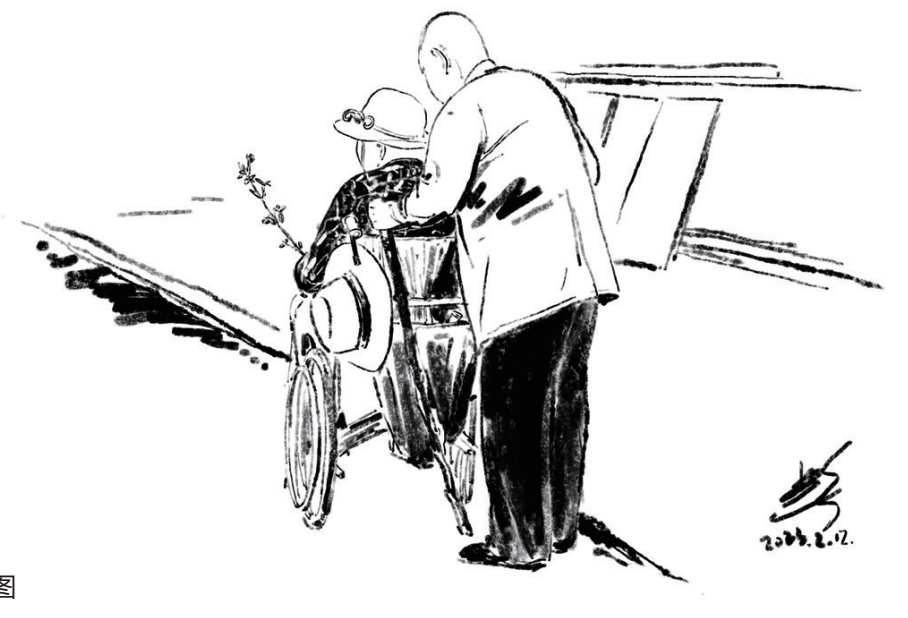
“孩子们呢?”刚问出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刚才还乐呵呵的老人一听到我的这句话,笑容收敛了起来,脸上略过一丝凄楚。“唉”,老人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说道,“在国外。”仿佛触动了他的心事,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老人告诉我,他唯一的儿子从小学开始就是个学霸,大学毕业后又到国外深造。2012年取得学位后在一家国外公司任职。在国外结了婚,前年生了一个小孙子。“这不,我连童车都给小孙子准备好了。”“老哥见过小孙子了吗?”“唉,”又是一声叹气。“只是在视频里看到过,国外疫情太严重了,我和他奶奶心事大了,去,去不了,回,回不来。盼望着疫情快过去,全家人能团圆,没想到疫情越来越厉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儿子他们一家人。”我侧脸看看老人满脸都是伤感。

“孩子不在身边,那平日日子都是你照顾老嫂子吗?没找个保姆吗?”我这一问,老人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孩子远在天边,根本指望不上。自去年秋天以来,老伴就常常犯个头晕

# 童车满载桑榆情

孙秉伟



王成彪/图

头痛的,当时没太在意,就是吃药止痛多休息。圣诞节前夜,是个风雪天,那天收到孩子从国外寄来的圣诞贺卡。上面有小孙子的一张照片,还故意歪歪斜斜地写上了一句‘祝爷爷奶奶生日快乐’,我知道这是儿子代替孙子写的,惹得老伴又偷偷地直抹眼泪。晚饭后,老伴突然和我说怎么看不清东西啦,又说头晕头痛得厉害,手脚麻酥酥的,浑身无力,慌得我手忙脚乱。邻居小伙子立马打了120,到了医院才知道是脑梗。医生说幸亏是来得及时,要不就坏了,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了老命,事后我就想,到了生死关头了,到哪里去找儿子?万一老伴出事了,儿子眼睁睁地回不来,你说这算哪门子养儿防老啊?这一年忙得我团团转,想请个保姆,可老伴死活不同意,说是家里来了个外人不得劲,没办法就得靠我一个人忙乎了。”

“老哥不容易啊!嫂子吉人天相,会越来越好的。把心放宽。我还真羡慕你这个学霸儿子的,真有出息。”“可别羡慕了,当初我那儿子一路绿灯,又在国外就职,我的亲友谁不羡慕?可现在看来,学霸都是给国家和人家培养的,那些成绩差的孩子围在你身边,反而是来报恩的。”

“老弟,你的孩子什么情况啊,看你滋润的样子,一定很好吧?”老人问起我来了。我笑着说,“挺好,我挺好。”老人看着我,在等我下文呢。可我怎么对老人说才好呢?我的两个女儿都是优秀的好孩子,工作上都是所在单位的业

务骨干。富有爱心,讲求孝道,是贴贴实实的两个小棉袄。两个女婿更是让我们脸上有光,都是青年才俊。两个外甥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我说这些,能不能刺激老人啊?我把话咽了回去,只是回答说,我有两个女儿,都围在身边。

大概老人想起刚才和我说“学霸都是给国家和人家培养的,那些成绩差的孩子围在你身边,反而是来报恩的”那句话欠妥,便改口对我说:“你的两个女儿肯定是属于那种留在父母身边、围着你的学霸。”“哈哈,学霸谈不上,不过学习还不错。老哥,咱们国家有多少优秀的孩子学业有成,在国内各行各业担着大梁,报效国家啊,同时孝敬父母,不忘亲情,其乐融融。再说了又有多少青年才俊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施展才华,大展宏图啊。恕我直言,为什么非要到国外去发展呢?将来有条件让孩子举家回国发展,你们阖家团圆,何乐而不为呢?”“是啊,越老越盼孩子在身边,有个指望,有个依靠,我和老伴都盼着这一天呢,老人点头称是。

要分手了,我与坐在车子里的老妇人道别:“老嫂子,慢走,多多保重啊,有老哥照料你,会越来越好的。”我看到老妇人手拿着一束金黄的迎春花,往鼻子前凑凑嗅着花香,童车护栏上插着的那一支绽着新绿的柳枝在春风里摇曳着,老人推着这辆改造的大号童车,慢慢地走在一片春光里。

## 湘西的“风骨”

赵柒斤

虽久,但特殊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凤凰不像周庄、苏州“五步一小石桥、十步一大石桥”。可是凤凰的特色也是周庄、苏州等江南名景所无法比肩的,这就是无论泛舟沱江,还是踏着青石板铺设的古道闲逛,迎面扑来的皆是空气中总融有浓郁的苗疆气息。

漫步凤凰古城,天空清朗宁静,苗家姜糖、苗族和土家族的蜡染和扎染,还有刺绣、银饰常常擦肩而过。可最让我着迷的还是那些鳞次栉比、立于沱江边的吊脚楼。只见那些优雅的木质楼阁一半建在江边石基上,临江的一边却用粗大的木桩支起的,颇似“金鸡独立”。而那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靠倾斜的山体和木桩支撑平衡,地面上的吊脚楼则是用几根木桩硬是把楼房从地面上支撑起来,处处闪烁着苗疆人民的智慧、胆识以及人为的特殊作用。

走上吊脚楼,我立即就醉心于那些被岁月塑造得不再方正的木板和被生活打磨得光滑油亮的柱

子,脚下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仿佛就是鲜活的生命,让人肃然起敬。在几幢吊脚楼,我似乎发现了楼主的一些秘密:第一层以石头砌成围墙,用来圈养家禽家畜;第二层以食宿为主,包括居室、厅堂、火塘,同时也是供奉傩神的地方;第三层除居住外,有些人家还堆放了一些粮食和工具杂物。

不过,对吊脚楼的功用也有不同解释。史料称,凤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在此征战去世的。而凤凰古城以西的黄丝城则是始建于唐代的古城。明朝还修建了南长城,因此,吊脚楼似“雕堡”,也有抵御入侵的作用。

如今,我拿着智能手机造访吊脚楼,吊脚楼不再是“雕堡”,它成为了风景,是景色迷人的湘西风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美好的事物,特别是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还在吊脚楼里萌生为一种新的景致……

## 内部纷争最致命

文小姐

死了人家的老伴,人家这是寻仇来了,这样一来,师父你是死罪,要偿命的,我和沙僧可能要充军服役,悟空一变戏法就逃了,真的是他作了孽,让咱们三人来顶罪了。待悟空第三次打死妖怪后,唐僧果然又要念咒,好歹悟空给唐僧讲清楚了妖怪的本来面目,方便唐僧相信确实是妖怪在作恶。好不容易撇清了利害关系,取经团队可以冰释前嫌一心西行了,可八戒这个挑拨是非的主儿,仍然不算完,继续挑拨,说什么悟空确实打死了人,只是担心师父念咒惩罚,所以故意把尸体变成了这个模样,掩你的耳目。这个人妖不分、不辨是非的唐僧耳朵根子还真是软,又信以为真,不但念了咒,而且活活把悟空给逼出了团队,撵回花果山去了。

取经团队面临着散伙的危机,考验空前。取经团队走到这一步,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是负主要责任的,在内外矛盾上,他人妖不分、黑白不辨,总把敌人当好人,却把自己人当坏人;在单位内部矛盾上,他听信谗言,听信挑拨,听信小人,却不相信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在虚实上,他不奉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哲理,却善于耳听为实、眼见为虚,颠了个个儿。这样去领导一个团队,焉能领导得好?这样的领导,谁干活多谁吃亏,谁还愿意跟着你干?其次,八戒的挑拨是致使团队面临危机的重

因素。你这个八戒,没有识别妖怪的能力,没有剪除妖怪的本事,却在挑拨离间方面很擅长,并且还能让领导听得进去,整个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一个团队里有这样几个嚼舌头的小人,那些忠诚干事的人吃亏是理所当然的了,团队内部乱糟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再次,沙僧的不闻不问、一任旁观对团队不团结也起了不好的助长作用。这么一个小分队,一个领导,三个部属,两个同事之间发生了矛盾,第三个人如果能主持正义,向领导进言,帮领导分析谁对谁错,一切都自然明白不过,领导也不至于那么糊涂。可这个沙僧是一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不说悟空对,也不说八戒错,你们两个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对于我来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落得个两头讨好,典型一个和稀泥的主儿。各怀鬼胎,团队能团结好才怪!

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外部侵扰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内讧,小人奸人当道,老好人思想盛行,再加上一个不明是非的领导,这个团队注定是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那些一心为团队着想、意欲有一番作为的人,在这样的团队里头也是没有多大指望的。